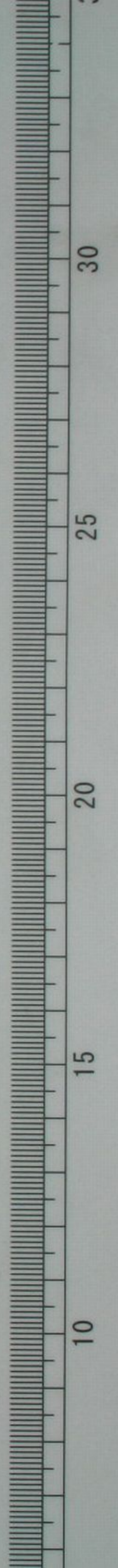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
3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五

長圖圖三
圖回精回

天官冢宰下

陸曰本亦作
天官冢宰下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藥之辛苦

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眠見反徐亡干反眩玄見反徐音玄劉音虎縣反不瘳勅留反

疏言聚毒藥以共醫事者謂所有藥物並皆聚之以供疾醫瘍醫等故言以供醫事○注毒藥至不瘳○釋曰言毒藥

藥之辛苦者細辛苦參雖辛苦而無毒但有毒者多辛苦故云毒藥藥之辛苦者又云藥之物恒多毒者藥中有毒者謂

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為主故鄭云藥之物

恒多毒又引孟子者案孟子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可以為善國乎

書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逸書也藥使人瞑眩悶亂乃

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治也引之者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
古文尚書說命之篇高宗語傳說之言也不引說命而引孟
子者鄭不見古
文尚書故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疝瘍者造焉則

使醫分而治之

疝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分之者
醫各有能○疝威匹婢反徐芳鄙反

劉芳指反一音芳夷反瘍

疏

凡邦至治之○釋曰國中有

也疝瘍者謂若瘍醫所云者是也云造焉者此二者皆來造
醫師也云醫師則使醫分而治之者疾病者付疾醫疝瘍者
付瘍醫故云分而治之下有食醫獸醫亦屬醫師不來造醫
師者食醫主齊和飲食不須造醫獸醫畜獸之賤便造獸
醫故亦不須造醫師○注疝頭至有能○釋曰言疝頭瘍者
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疝此特言疝者腫瘍等可以兼之故
云疝頭瘍謂頭上有瘡含膿血者又云亦謂禿也者禿含膿
血者則入疝中禿而不含膿血者疝中可以兼之故云亦謂
禿也云身傷曰瘍者曲體云身有瘍則浴是也即瘍醫所云
腫瘍已下亦是云分之者醫各有能者疾醫知疾不知瘍瘍
醫知瘍不知疾
故云醫各有能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

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

之十失四為下

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為下者五則
半矣或不治自愈○稽古考也後

疏

則稽其醫事者謂疾醫等歲始已來治病有愈有

此皆於
不愈並有案記今歲終揆考計之故言稽其醫事云以制其
食據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而制五等之差云十全
為上者謂治十還得十制之上等之食云十失一次之者謂
治十得九制祿次少於上者云十失二次之者謂治十得八
制祿次少於九者十失三次之者謂治十得七制祿次少於
入者十失四為下者謂治十得六制祿次於得七者○注食
祿至自愈○釋曰食祿也者食即月俸故以祿解食依序官
疾醫中士瘍醫下士案禮記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
中士倍下士八人祿若然中士祿食有常今差為五等者
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欲勉勵醫者
故為此五等之差云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云寒溫疾病之淺深
案漢書藝文志云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云寒溫疾病之淺深
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開結反之於此乃失其宜者
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積氣內傷是以獨失故諺云有病不治

恒得中醫若然此經失四之類亦是以寒益寒以熱益熱言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故鄭云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釋經所
以不言十
失五之意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

珍之齊和調也。食音嗣下食齊同。疏。食醫至之齊。釋曰言掌和王

之六食以下者此等並是膳夫所掌此食醫調和而已其六食六飲等之義並在膳夫凡食齊眠

春時飯宜溫。眠音視。羹齊眠夏時羹宜熱。醬齊眠秋時

飲齊眠冬時飲宜寒。疏凡食至冬時。釋曰言凡

與下四時為口故言凡以該之言食者即上六食則內則所

云食齊一也言飯之齊和眠猶比也四時常溫比於春時故

鄭云飯宜溫羹齊眠夏時者謂大羹銅羹菜羹等其所齊和

四時常熱故云眠夏時羹宜熱故也云醬齊眠秋時者案醢

人醢人唯醢醢不言醬即豆醬也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

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眠秋

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各尚其時

成之酒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日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薑

粉榆婉槁滌澹以滑之。和胡卧反飴以之反薑音謹昔音

桓粉符云反婉音問槁苦老反滌疏。凡和至滑甘。釋曰

劉思酒反徐相幼反澹相藥反疏。言凡和者亦與下

時為日言春多酸者東方木味酸屬春謂和食酸多於餘味

一分故云春多酸云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屬夏時調和

食苦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夏多苦秋多辛者西方金味辛

屬秋秋時調和食辛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秋多辛冬多鹹

者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故言

冬多鹹調以滑甘者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

載於五行土為尊於五味甘為上故甘摠調四味滑者通利

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云調以滑甘此五味之言出洪範

及月令。注各尚至滑之。釋曰言各尚其時味者多一分

者也必多其時味者所以助時氣也又引內則曰棗栗飴蜜

婉新生者槁乾也齊人澠曰滄秦人
滑曰澮謂將此輩已下和澠以滑之
凡會膳食之宜牛

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

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稷也爾雅曰稌稻菰彫胡也○稌音杜又他杜反菰音孤稷本亦作稭音庚彫劉本作彫音
疏 凡會至宜菰○釋曰凡會膳食之宜者謂會成膳也
稻味苦而又溫甘苦相成故云牛宜稌羊宜黍者羊味甘熱黍味苦溫亦是甘苦相成故云羊宜黍豕宜稷者豕味甘酸牛味苦溫亦是甘苦相成故云豕宜稷犬宜粱者犬味酸而溫粱米味甘而微寒亦是氣味相成故云犬宜粱又云鴈宜麥者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故云鴈宜麥云魚宜菰者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菰或同是木物相宜故云魚宜菰○注會成至胡也○釋曰云稌稷也者亦方俗異名云爾雅曰稌稻也○彫胡也者今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放猶依也南方有比木也○釋曰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反
疏 凡君至放焉○釋曰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放下凡食合多酸已下至魚宜菰已上齊和相成之

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

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

時有嗽上氣疾

疏 癘疾氣不和之疾瘡酸痛也首疾頭

六癘作見○瘡音消痒以掌反疥音介嗽西豆反本亦作款

上時掌反注同款苦代反喘音昌充反見音賢遍反下同

疏 疾醫至氣疾○釋曰言掌養萬民之有疾病者此主療

病兩言之者疾輕病重故注論語云疾甚曰病謂疾病俱療

故兩言之此直言萬民不言王與大夫醫師雖不言或可醫

師治之云四時皆有癘疾者此言亦與下為自云春時有瘡

首疾者春是四時之首陽氣將盛惟金診木故有頭首之疾

言瘡者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云夏時有痒疥疾者四

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診火水為甲疥有甲

故有疥瘡之疾云秋時有瘧寒疾者秋時陽氣漸銷陰氣方

盛惟火診金兼寒兼熱故有瘧寒之疾云冬時有嗽上氣疾

者冬時陰氣盛陽氣方起惟土沱水以土壅水其氣不通故
有嗽上氣之疾。注癘疾至作見。釋曰言癘疾氣不和之
疾者癘謂癘疫人君政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剋氣不和癘
疫起故云氣不和之疾云癘酸削也者人患頭痛則有酸
而痛酸削則酸嘶也云嗽欬也者謂若內則不敢嚏欬之欬
故言嗽欬也云上氣逆喘也者向上喘息謂之逆喘引五行
傳曰六癘作見案五行傳云五福乃降用彰於下六沱作見
一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沱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
又惟火沱金又曰賦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沱火又曰聽之
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沱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
水火沱土此其五沱也言六沱者天雖無沱案洪範六極又
案書傳致六極之由皆由身之五事一曰凶短折思不睿之
誅二曰疾疢不明之誅三曰憂言不從之誅四曰貧聽不聰
之誅五曰惡貌不恭之誅六曰弱皇不極之誅據此六極皇
極為屬天王者不極亦有病疾併前五者為六沱彼言沱
此鄭注言癘者言沱謂五行相乘沱此言癘癘氣與人為疾
故不同若據五事所置言之四以五味五穀五藥養
時之疾皆據賦之不明者也

其病

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
味醢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

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
云。羸音盈。治不音者同合如字又音悶下同。疏注養
術云。釋曰言養猶治也者病者須養之故云養猶治也云
病由氣勝負而生者假令夏時熱病者體寒即是水水勝而
勝也火氣負而不足也故言猶氣勝負而生云攻其羸養其
不足者夏時病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
之穀味土所剋水是攻其羸也土生於火土是火之子食甘
稷為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也云五味醢酒飴蜜薑鹽
之屬者醢則酸也酒則苦也飴蜜即甘也薑即辛也鹽即鹹
也此即五味酸苦辛鹹甘也鄭不言五味酸鹹等而言醢酒
黍稷麥豆也者此依月令五方之穀此五穀據養疾而食之
非必入於藥分又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者草謂麻黃芍藥
之類是也木謂厚朴杜仲之類是也蟲謂蜈蚣公蠶鼈之類是
也石謂磁石白石之類是也穀謂五穀之中麻豆之等有入
藥分者是也云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者案
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脉
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
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並不說神農案張仲景金匱云
神農能嘗百草則炎帝者也言此二人能合和此術耳

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

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

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氣五聲言語出於外
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否吉凶可知
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易以鼓反藏才浪反下文及注
同徵張里反王往況反扁本亦作鵲蒲典反徐抗忍反鵲漢
書音義云扁鵲魏桓侯時醫人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倉
公史記云姓淳于名意臨淄人為齊太倉令漢文帝時人
疏 以五至死生。釋曰上文三五所以治瘵此經三五觀
其病在內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增劇及簡易故云劇易
之徵見於外者也云五藏所出氣也者言五藏謂氣之所藏
故知五氣出於五藏云肺氣熱者此已下並據月令性南首
而言肺在上當夏故云肺氣熱云心氣次之者心在肺下其
位當土心氣亦熱故言次之云肝氣涼者肝在心下近右其
位當秋故云肝氣涼此三藏並在膈上云脾氣溫者於藏值
春故云溫云腎氣寒者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故言寒此二者
在膈下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之術心
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央腎屬北方此並據五

色而言不據氣之寒熱也云五聲音語官商角徵羽也音官
數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數六十四配
東方木徵數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數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
聲數多者聲濁數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故云言語官商
角徵羽也云五色面貌之青赤黃白黑也者此據五方東方
木色青南方火色赤中央土色黃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
病者面色似之云察其盈虛休王吉可知者假令冬時面
色黑其氣寒聲應羽此是盈而王吉可知者假令冬時面
氣熱聲應宮此得中央土來剋已此是虛而休凶可知若得
東方青色等則子來助已亦吉云齊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
者依漢書藝文志太古有岐伯榆附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
倉公若然扁鵲在周時倉公在漢世此二人知氣色之候者
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兩參之

其死生之驗廢之變謂開閉非常陽廢七陰廢二藏之動謂
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
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附則兼彼數術者
○竅音苦弔反秦和左傳昭元年晉平公疾秦伯使醫和為
之即此人也岐伯其宜反榆羊朱反本亦作俞
附劉音附徐音鉄岐伯榆附皆黃帝時醫人

疏 兩之動

釋曰上經觀其氣色此經驗其脈候故以參兩言之。注兩參至術者。釋曰云參兩之者觀其死生之驗者言兩者謂九竅與所眠為兩兩與九藏為參云竅之變謂開閉非常者九竅之開是其常或開或閉即是非常故云開閉非常也云陽竅七者在頭露見故為陽也陰竅二者在下不見故為陰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者謂九藏在內其病難知但診脈至與不至即知九藏之動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也又云正藏五者謂五藏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不數之者上已有注云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為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入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故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瞻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云脈之候要在陽明寸口者但醫者診脈諸脈皆可據若脈之大候取其要在於陽明寸口二處而已陽明者在大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間寸口者大指本高骨後一寸是也云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者秦和在中世如前說云岐伯榆樹則兼彼數術者此二人在太古如前說但上神農子

儀福鵠倉公秦和等各專一能此二人兼上數術之耳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

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少者曰死老者曰終

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凡民至醫師○釋

制其祿且為後治之戒○少詩照反疏曰以疾醫中士二

人醫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云死終者謂民之有病不問老

少皆治之不愈少死則曰死似不得壽終然少曰死者則

日終謂雖治不愈似得壽終故曰終也云則各書其所以者

謂書錄其不愈之狀云而入于醫師者醫師得之以制其祿

則上十全為上巳下是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

齊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

附著藥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折劉本作折初良

時設反祝之樹反出注劑音刮徐工滑反齊才細反創初良

反踠於阮反徐烏臥反跌待結反徐徒疏瘍醫至之齊○

紇反劉徒沒反著音豬略反去羗呂反疏釋曰瘍醫掌腫

瘍已下四種之瘍瘡而含膿血者祝注也注藥於瘡乃後刮
殺而言齊者亦有齊量之宜也○注腫瘍至惡肉○釋曰腫
瘍癰而上生瘡者謂癰而有頭未潰者潰瘍癰而含膿血已
潰破者云祝當為注讀者疾醫非主祝說之官為祝則義無
所取故破從注注謂注
藥於中食去膿血耳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人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堊置
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
雞羽掃取之以注剗惡肉破骨則盡出○堊本又作螿劉音
武又音無徐音母又音務沈武侯反舉音豫著以直略反
疏凡療至攻之○釋曰言凡則兼上四瘍故云凡療瘍以
者治病之名言治之則病止故云止病曰療也言合黃堊者
謂內則有敦整厄區鄭注云敦整黍稷器不言黃此言黃堊者
見今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堊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
既剗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
療之以五味節之
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
其藥之力○五
疏亦當據病所宜釋善而用之故云以五
氣氣音穀出注

穀養之云以五藥療之者義如前注以五味節之者五味亦
酸苦辛鹹甘亦當據病所宜食之以節成藥力者也○注既
剗至之力○釋曰鄭云既剗殺而攻之盡其宿肉乃養之也
者以經五藥在五穀之下恐人以五穀養之乃用五藥療之
故鄭解之若然此五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五毒攻之用
此五穀養之則此五穀為前五毒攻之乃後用五穀養之於
理為順此文重言五藥者為下五味節成此藥故須更言五
穀也云五氣當為五穀者以其氣非養人之物又疾醫之有
五味五藥五穀相將之物故破氣從穀也云節
節成其藥之力者即下文以酸養骨之類是也
凡藥以酸
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
肉以滑養竅
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
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
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
至養竅○釋曰上云以五味節之此即經酸苦之等是也今
云凡藥以酸養骨藥味合言者欲見五味節成五藥故上注
云節成藥力故合言之○注以類至似竅○釋曰云以類相
養也者謂若酸與骨辛與筋之等是也云酸木味之等

洪範及月令為說也云木立地中似骨者謂似人之骨立肉中者故以酸養之云辛金味金之運合異物似筋者人之筋亦運合諸骨故云似筋而以辛養之也云鹹水味水之流地中似脈者血脈在人亦流行不定故云似脈而以鹹養之也云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者火乃人所覩見似若有形攬之不得亦是無形故云似氣故以苦養之也甘土味土舍載四者似肉者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故云舍載四者似人之肉亦舍載筋骨氣脈故云似肉也故以甘養之也云滑滑石者以五味酸苦辛鹹甘養骨筋氣脈與肉相配訖前食醫云調以滑甘平常調食五味之外有滑彼滑用薑苴粉榆今此養病五味之外亦宜有滑但於藥分之中慎滑則不得如平常用薑苴等故以滑石解之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窾故以滑養之也若然此經五味不以生成為次而以木金與火水相對者此若洪範以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以類相對而言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疏 凡有至藥焉○釋曰藥即上五藥是也凡國中有瘍不須身來者並於瘍醫取藥焉

獸醫學療獸病療獸瘍
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畜許又反下同

疏

注畜獸至同醫○釋曰此醫唯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解獸故當獸連言之也云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可醫者以上之人疾與瘍別醫今此畜病之與瘍同在一醫者重人賤畜故略同在一醫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為于偽反聚

疏 凡療至養之○釋曰獸必先灌本亦作驟同仕救反灌而知緩之以其瘦弱且強其氣力也

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亦先攻之而後養之○食音嗣

疏 注亦殺盡乃養之此亦然故云亦先攻而後養之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凡獸至退之○釋曰上醫師云十全為上者唯據疾醫與瘍醫不據獸醫故此云計其數而進退之進退

凡獸至退之○釋曰上醫師云十全為上者唯據疾醫與瘍醫不據獸醫故此云計其數而進退之進退

亦謂據功過
進退其祿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式法作酒之

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命大酋稌稻必齊麴
藥必時湛餼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
授酒人以其材。沽音古酋將由反下同稌音述齊戒才細
反下皆同一讀此如字麴魚列反湛接應反餼音昌志反
疏酒正至酒材。釋曰酒正辨四飲則聚之政令亦掌之
今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聚之政令者但據酒之尊者
而言其實聚亦掌之云以式灋授酒材者式法謂造酒法式
謂米麴多少及善惡也酒材即米麴藥授與酒八使酒人造
酒既言兼掌聚人則聚之法式及聚材亦授之不言者亦舉
尊言也。注式法至其材。釋曰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者
謂此為法式也云又有功沽之巧者功沽謂善惡善惡亦是
法式也引月令者十一月之令言乃命大酋監之者彼注酒
孰曰酋於周禮則為酒人案下注昔酒今之酋久曰酒則酋
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為大酋若然彼注為
酒人此酉正引之者此酒正以法式及酒材授與酒人使造
酒故引酒人云稌稻必齊者必使齊孰麴藥必時者造之必

得時湛餼必潔者湛漬餼炊也謂清米炊釀之時必須潔淨
水泉必香者謂漬麴漬米之水必須香美陶器必良者酒甕
陶中所燒器者必須成熟不津云火齊
必得者謂釀之時生熟必宜得所也 **凡為公酒者亦**

如之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 **疏**凡為至如
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釀女亮反 **疏**之。釋曰

言凡為公酒者謂為公事而作酒言凡非一謂若鄉飲酒鄉
射之等言亦如之者亦以式法授酒材。注謂鄉至釀之。
釋曰言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酒中有黨正
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
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眾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
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
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故謂之鄉此數事者
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
酒族祭步神之 **辨五齊之名** 一曰泛齊 二曰醴
時合錢飲酒

齊二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泛者成而萍

今宜成醪矣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
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鄴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

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蓋
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
為桑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立酒之尚立謂齊者每有祭祀以
度量節作之○泛芳劍反盎烏浪反緹音醴魯刀反翁鳴
動反下同一音於勇反鄭白即今之白醴酒
也宜作醴作鄭假借也在何反差初賣反
言辨五齊之名者酒正不自造酒使酒人為之酒正直辨五
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云一日泛齊者泛讀如泛泛揚州之
泛言泛者謂此齊孰時滓浮在上泛泛然二曰醴齊者醴體
也此齊孰時上一體汁滓相將故各醴齊又此醴齊作時
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三日盎齊已下其類
可知○注泛者至作之○釋曰言泛者成而滓浮者此五齊
皆言成者謂酒孰曰成云如今宜成醴矣者宜成說以為地
名故曹楫酒賦曰宜成醴醴若梧縹青若馬融所云今之宜
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為酒名故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為
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醴矣亦未知鄭意酒名地
名類下鄭白則為地名云如今恬酒矣者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
故以恬酒況之云如今鄭白矣者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
鄭云如今下酒矣者下酒謂曹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
之案鄭下注五伯緹衣亦赤黑色也云如今造清矣者漢時

造清孰則滓沈故以况沈齊也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者言
自醴以上唯有泛齊泛齊滓浮則濁于醴齊汁滓相將者此
二者皆以茅泝之故司尊彘云醴齊縮酌郊特牲云縮酌用
茅明酌也謂以事酒之上清明者和醴齊以茅泝之使可酌
鄭彼注云泛從醴是二者皆縮酌故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
也云益以下差清者案司尊彘云益齊泝酌鄭注泝清也謂
以清酒泝之則不用茅以其益已清故也鄭彼注又云泛從
醴緹沈從盎則亦用清酒泝之云其象類則然者謂五者皆
舉漢法況之是其象類則然者也云古之法式未可盡聞者
雖舉漢法漢承周後多得古之法只可略聞故云未可盡聞
也杜子春讀齊皆為桑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立酒之尚者子
春意見禮通云桑醴在堂又見禮器云醴酒之用又桑穀為
醴酒則其餘四齊皆以桑穀為之故讀齊皆為桑立謂齊者
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謂若稭祭
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是以度量節作之不從子
春為桑者禮通唯有醴齊稱桑於此五者皆稱齊子春破五
齊從一桑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通注桑當為齊破一桑從五
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
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秬稻麴蘖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五
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

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故禮坊記云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辨三酒之物一日事酒一日昔酒二與此別也

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之醴酒也昔酒今之會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

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醴音亦徐音昔。疏辨三酒釋曰辨者豫先之名物者財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財令作之也。言一日事酒者此三酒並人所飲故下云共王四飲三酒也。但事酒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二曰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爲名。酌無事之人飲之。三曰清酒者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爲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爲名也。注鄭司至而成。釋曰先鄭云有事而飲者謂於祭祀之時乃至卑賤執事之人祭未並得飲之。昔酒無事而飲者亦於祭祀之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故云祭祀之酒故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此三酒皆盛於鬯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者先

鄭云有事而飲據有事時飲之後鄭云酌有事者之酒謂有事之人但是有事之人雖不當祭時亦酌酒與之是就足先鄭義也云其酒則今之醴酒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醴酒況之云昔酒今之會久白酒者言昔爲久會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會久白酒況之但昔酒對事酒爲清若對清酒則爲白故云會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寔昔毒酒久則毒也云所謂舊醴者案禮記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彼上注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醴酒盍齊沛于舊醴之酒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醴是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爲新醴昔酒爲舊醴清酒不得醴名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以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明此清酒久於昔酒自然辨四接夏也中山郡各故魏都賦云酌耐中山洗酒千日辨四

飲之物 一日清 二曰醫 三曰漿 四曰醴 清謂醴之清者

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爲醴凡醴濁釀醴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漿今之載漿也醴今之粥內則有黍醴醴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黍醴清漚梁醴清漚或以醴爲醴漿水臆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醴糟糟音聲與漚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醫於已反徐於計反注同醴以支反

沛子禮反下同毆烏兮反徐為例反本或作繫省所景反載
昨再反粥之六反劉音育稀音希滿音槽下同沈子由反臆
本又作醴於紀 **疏** 辨四至曰醴。釋曰案漿入有六飲此
反徐於力反 **疏** 言四者以漿人注酒正不辨水涼者無
厚薄之齊故此唯辨四飲之物也云一日清則漿人云醴清
也二曰醫者謂釀粥為醴則為醫三日漿者今之載漿四曰
醴者即今薄粥也。注清謂至一物。釋曰言清謂醴之沛
者此鄭據漿人解之漿人云醴此云清故云清謂醴之沛者
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為醴者按內則上言飲下云重醴清
槽又云或以醴為醴彼醴為醴在飲中而在清槽下此醫又
在清下故知醴為醴當此醫云凡醴濁釀醴為之則少清矣
者謂經中醫釀粥為之與醴少異也又云醫之字從毆從酉
省也者從毆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故云從毆從酉省也
云漿今之載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載從酉省
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載漿故云今之載漿也云醴
今之粥內則有黍醴醴飲粥稀者之清也者案內則黍醴在
飲中故知此醴當內則黍醴以其為飲故知粥稀者之清也
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至或以醴為醴稔當此
經一日清云漿當此經中漿水於此經無所當連引之耳臆
當此經中醫云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醴槽此引下文飲

取糟與內則灌一物故云糟音聲與灌相似云醫與醴亦相
似者與此經醫為一物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
物者內則彼云灌此云糟內則云醴此云醫是其文字不同
皆一物也內則云重醴者清槽並設則稻醴清槽黍醴清槽
梁醴清槽是其重醴也向者後鄭解或以醴為醴為醫今先
鄭以為醴共重醴為一物又後鄭於內則注醴為梅漿亦與
先鄭不同以無正文故引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
之在下亦得為一義故也 **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為 **疏** 其酒。至
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 **疏** 其酒。○
釋曰言掌其厚薄之齊者從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是酒
人漿人所作故云直辨其厚薄之齊云以供王之四飲三酒
之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云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者不言
四飲三酒直言飲與酒復不言饌鄭云不必具設之是以不
言饌與敷也。注后世至似酒。釋曰云五齊正用醴為飲
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者鄭意五齊之中不用餘四齊以其
醴恬故取入六飲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 **凡祭祀以**
味厚五齊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凡祭祀以**

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

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

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

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兼之視立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衾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立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立酒在室醴醴在戶黍醴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貳徐音二下同為手偽反兼苦葷反衾古本反鷩必列反徐劉方利反鷩充尚反希本又作絺同張里反醴側產反○**疏**凡祭至器量柔才許反醴音體本亦作緹飲於鷩反○**疏**釋曰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祭摠目之言云以法共五齊三酒者但祭有小大齊有多少各有常法故云以法共五齊三酒云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立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立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

舉其正尊而言也云大祭三貳者大祭謂王服大裘衾冕所祭者也三貳者貳副也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云中祭再貳者中祭謂王服鷩冕所祭者也再貳亦謂就三酒之中再度益之云小祭壹貳者小祭謂王服希冕立冕所祭者也云皆有酌數者謂三酒之祭副益等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故言皆酌云數者謂多少之數有口齊酒不貳者齊酒所祭祀非人所飲故不副益之皆有器量者器謂酌齊酒注於尊中量謂皆有多少之量○注酌至品○釋曰云酌器者釋經比皆有酌器一者所用注五齊三酒於尊中云數量之多少未聞者數之與量皆是多少之言但未聞升數耳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皆先鄭之意注酒於尊中為副子春後鄭亦與之國云大祭天地等者先鄭意天地為大祭宗廟為中祭五祀為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次小云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者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子春引弟子職者是管子書弟子職篇謂弟子口口口飲酒之時弟子用注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兼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立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衾冕所祭已下至立冕所祭並據司服六冕之差之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以六冕配之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衾冕祭地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云中祭者王服鷩冕

人云賓客之陳酒彼言陳謂若致饗餼列陳於客館中言禮
酒不言陳謂饗燕之酒王當親饗燕王有故則使人就館以
酬幣致之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陽故王致之
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相成故云夫婦之義云后致飲無
醴醫醴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者言后致飲無醴醫醴不清
者對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醴而奉之
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醴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唯有
醫醴二飲無清醴既無清醴醫醴當清今皆不清者以其后
尊夫妻片合與王同體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申故加
之以清醴也云亦因以少為貴者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
天子無介祭天特牲是以少為貴則夫人三飲后二飲是四
以少為貴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者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
人奄五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當是士凡王
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士鄭云異其賢凡王
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共其計者獻酬多少
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凡王至奉之釋曰謂王與
酒正奉之也○度徒浴反凡王至奉之釋曰謂王與
計羣臣多少以足為度酒正奉之凡王至奉之釋曰謂王與
之者以其共王故酒正自奉之凡饗士庶子饗食者曰老

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要以酌
庶子謂若官伯宿衛王宮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云饗者老
孤子者謂外饗在耆老謂國老孤子者謂死王事之子王皆
饗養之則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
共其酒灋尊卑
皆掌酒至行之○釋曰云賜頒皆有灋以行之者謂以酒
之者謂依法言以行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
秩之立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
九十日有秩疏凡有至授之○釋曰秩常也謂若老臣年
○朝直遙反疏九十月已二常與之酒云以書契授之者謂
酒正授使者酒書之多少以為契要而與之故云以書契授
之○注鄭司至有秩○釋曰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
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摠
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又引國語者案楚
語云關且延見令尹子常聞子常畜貨聚馬關且延以為非
遂陳令尹子文之行云昔關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

王聞子文行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
秩之後鄭皆不從之者給事中與之酒不言秩因朝而羞子
文又非酒故不從之矣引王制曰七十不俟朝者謂不待朝
事畢即去八十月告存者謂月月使報告老人存否九十日
有秩者謂日有秩膳即此
經秩酒是也故引以為證

入其要小宰聽之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
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

盡言於

酒正至聽之

釋曰言酒正之出者謂授酒材
與酒人及出酒與入云日入其成者謂酒人用

小宰

酒正至聽之

釋曰言酒正之出者謂授酒材
與酒人及出酒與入云日入其成者謂酒人用

多少日計所用酒以此成入於酒正云月入其要者謂酒正
得酒人日計文書日計其月要至月盡以月計文書入於小
宰故云月入其要小宰聽之者小宰得酒正文書聽斷之知
其得失○注出謂至小宰○釋曰言出謂授酒材者謂授酒
人以其材酒正職首所言者是也及用酒之多少者謂若共
五齊三酒以下是也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者受用
酒謂用酒多少是酒人也故曰言其計於酒正
也云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者釋經月入其要

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誅賞作
酒之善

疏

歲終至誅賞○釋曰直言雅王及后不會不云世子
者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會庶禽食

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以酒式誅賞者
作酒有舊法式依法善者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

婦

世婦謂官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
共酒因留與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職○此戚必屬反又

賦志反徐

疏

酒人至世婦○釋曰言為五齊三酒者為猶
作也云祭祀則共奉之者謂酒人共而奉之

云以役世婦者屬春官官卿也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
為世婦所役使○注世婦至官職○釋曰云世婦謂官卿之
官者所謂春官云每官卿一人故云世婦謂官卿之官也云
掌女宮之宿戒者此亦世婦職文引此者其職云及祭祀其
具則此酒等是故送酒以往為世婦所役
言亦官職者即小宰云祭祀之職事是也

酒飲酒而奉之

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
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

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
之則從而以酒往○親食音嗣侑音又

疏

共賓客之禮
釋曰云共賓

客之禮酒飲酒者此二者酒正使酒人奉投賓客。○注酒正至酒往。○釋曰知酒正使之者酒正云共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士即此酒人也彼不言飲酒者禮酒中可以兼之矣云禮酒饗燕之酒者謂饗燕食賓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謂食時有酒者曲禮云酒漿處右則此非獻酬酒是酌口之酒也云此謂給賓之稍者此禮酒飲酒搃言王若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於客館任賓客稍稍用之故云給賓客之稍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者謂王有故不得速賓親行此三者云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者此並聘禮文案彼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彼雖無致燕法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云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故云酬幣侑幣致之云則從而以酒往者謂酒人以酒從使人欲往客館授與賓客。○**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入于酒正之府者正當**疏**。○凡事至酒府。○釋曰此謂酒正所奉者則酒正云奉之**疏**。○凡王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并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亦是酒正奉之以其事非一。○**凡祭祀共酒以往**。○故言凡事共酒入於酒正之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言

奉小**疏**。○凡祭至以往。○釋曰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祀。○祭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王立冕所祭者故云共酒以**疏**。○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若歸饗餼之酒亦自往。○賓客至如之。○釋曰謂上公饗餼九牢之等案聘禮云卿章并歸饗餼牲牢及芻薪米禾等並歸於客館彼入壽設於西序北上天子致禮於諸侯亦當陳於西序故云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者亦以酒從使人往。○注謂若至從往。○釋曰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拈斥言饗餼鄭不敢正言故言若饗餼之酒云亦自有奉之者謂使卿章并歸之者是也云以酒從往者謂卿章并歸饗餼等之時亦使人以此酒從往致之。○**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糗。○**疏**。○漿人至酒府。○釋曰言入於酒府丘酉反又昌紹反。○**疏**。○者亦入於酒正之府與三酒同以其酒正奉之故也。○注王之至之齊。○釋曰云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者亦如酒人共酒入於酒府酒正奉之故此云

亦酒正當奉之言當者酒正所云有不自奉者唯共王乃奉之故云當云醴醴清也者酒正辨四飲言清不言醴彼鄭云清醴之沛者此漿人六飲言清謂醴之不沛清濁雖殊本是一物故云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者和水非人所飲又且若以酒和水即是厚薄之齊酒正何因不辨之乎故後鄭不從玄謂涼今寒粥若煖飯雜水也者案內則飲內有濫無涼彼鄭云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為濫參驗相當故鄭云涼今寒粥若煖飯雜水也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者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齊不須豫辨故言無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 稍禮非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疏**注稍禮至而已○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謂賓未去留間王稍稍所給賓客也故以稍言之云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者漿人不主酒齊唯主飲故知此稍禮所給六飲而已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醫醴糟而奉之 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相者糟也不

用相者清也 **疏** 共夫至奉之○釋曰夫人謂三夫人致飲醫醴糟者清醴之沛者即酒正所云一曰清是也醫醴糟者謂醫醴不沛者此二飲與后同而奉之者亦使漿人奄士奉之○注亦酒至清也○釋曰云亦酒正使之者亦謂酒正使酒人漿人奄士也故酒正云醫醴使其士奉之彼注士酒人漿人奄士故知亦酒正使之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者對后體王屈故醫醴糟而無清醴也云禮飲醴用相者糟也者案士冠禮禮子用醴有相是用相者糟也但相只為糟設醴既沛而清則不假相則此經清醴是也故云不用相者 **凡飲共之** **疏** 凡飲共之○釋曰上共王清也 **凡飲共之故** 云謂非食時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一月令斬冰三其凌 正歲
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 **疏** 凌人至其凌也政高為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 **疏** 釋曰言掌冰

者謂凌人搃掌藏冰出冰之事故云掌冰也云正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者正歲謂夏之建寅為正十有二月謂建丑之月
冰堅腹厚之時令入山斬冰三其凌者凌謂冰室之中三倍
納冰備消釋度故也○注正歲至其冰○釋曰云正歲季冬
者周雖以建子為正行事皆用夏之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
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云火
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者火星中謂十二月平旦火星中於
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是冰方盛之時也引春秋傳曰火星
中而寒暑退者此左氏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張趯見之云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而寒暑乃退
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
火中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引此者證十二月寒退之時
冰最盛故取之云故書正為政者政是政教字故先鄭從之
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後鄭不從先鄭故引子春讀掌冰為
主冰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經正歲向為義後鄭依子春
改者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又
云三其凌三倍其冰者謂應十石
加至四十石即是三倍其冰也
春始治鑑
鑑如甄大
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
○鑑胡暫反木或作監音同甄直偽反與鑑音同盛音成為

于偽
疏
春始治鑑○釋曰春謂正月始治鑑者鑑是盛冰
反
釋曰鑑如甄者漢時名為甄即今之甕是也故云如甄大口
以盛冰云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者案月令仲
春云獻羔而開冰先薦寢廟七月詩亦云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是二月出冰者公始用之
凡外內饗
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酒醴見
失味酒漿酒
凡外至如之○釋曰言凡外內饗之膳羞
人漿人也
疏
鑑焉者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者老孤子之
等以下文云祭祀此經直云膳羞明非祭祀也二月之後皆
須鑑以盛冰故云鑑焉云凡酒漿之酒醴者酒謂酒人之酒
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漿人之醴謂六祭祀共冰鑑賓
飲舉醴而言云亦如之者亦以鑑盛冰
祭祀共冰鑑賓
客共冰
不以鑑往嫌
疏
祭祀至共冰○釋曰此云祭祀
者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
共鑑云賓客共冰者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饗及饗餼直其
冰以往無鑑也○注不以至膳羞○釋曰冰若有鑑則冰不
銷釋食得傳久故鄭云
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大喪共夷槃冰
夷之言尸也
實冰手夷槃

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
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
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釋云廣八尺長丈二尺
三尺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淺深曰深尸鳩反度廣狹曰
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承用此音
或皆依字讀後放此漆赤中用朱漆其中
曰亦謂三月已後遭大喪則共夷槃及冰舉王喪共后廿子
及三夫人已下小喪亦共之但王及后有夷槃自外當與諸
侯已下同大槃等其世婦已上有冰則與大夫同女御與士
同無冰見賜乃有也○注夷之至亦中○釋曰喪大記云君
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下又云
設牀禮節有枕含一牀襲一牀是實冰置尸牀之下以寒尸
也云牀曰夷牀者儀禮既夕禮文云夷衾者喪大記云自小
斂已後用夷衾是也云移尸曰夷於堂者亦喪大記云既小
斂男女奉尸夷于堂是皆依尸而為言也云漢禮器制度云
云者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
依而用之也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度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
漆赤中此經雖云夷槃無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謂之夷槃
漢謂之大槃是別大異各案喪大記君設大槃者彼諸侯不
敢與天子同名夷槃故名大槃彼大夫云夷槃者卑不嫌得

與天子同名
其制則小也
夏頒冰掌事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

而藏冰西陸朝覲而
出之○覲直歷反
疏夏頒冰掌事○釋曰夏頒冰者振
多少合得不合得之事○注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
春秋傳曰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釋曰
謂二月之時蠅蟲已生於始用之四月已後暑氣漸盛則賜
及羣下云春秋傳曰者左氏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
曰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
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回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其出人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
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服氏云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自命夫命婦至
於老疾無不受冰爾雅云北陸虛也服氏云陸道也北陸言
在謂十二月曰在危一度西陸朝覲不言在則不在昂謂二
月在婁西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
今此鄭注引朝覲而出之謂經夏頒冰則西陸爾雅曰西陸
昂也朝覲而出冰羣臣用之若然日體在昂在三月內得為

夏頌冰者據三月未之節氣故證夏頌冰此言夏據得夏之節氣春秋言火出者據周至於七月詩二之日鬻冰三之日納於凌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幽士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仙春大藏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
秋刷 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
秋疏 注刷清至其室○釋所劣反清如字又才政反下同
疏 曰先鄭云刷除凌室當更納新冰者先鄭直云除舊納新不言秋涼而冰不用於理未當經言故後鄭云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至十二月自然更納新冰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 籩竹器如豆者
疏 籩人至之實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云之實者謂掌此四種籩中所實之物也籩黃白黑之等是也○注籩竹至四升○釋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為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器知也云其容實皆四升者據其籩之所受則曰容據其所實也黃等則曰實故云容實皆四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

朝事之 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故麥曰饔麻曰糗稻曰白黍曰黑稷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立謂以司尊彘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廕腥生魚為大鱗鮑者於楹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鮑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饔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郎第反黃符文反徐蒲悶反廕火吳反鮑所求反泉思里反腥戚章涉反又直輒反福皮逼反本又作燭同煨幹音乾又作乾折幹
疏 朝同種直龍反又音童腴音與啗劉徒覽反徐徒暫反
疏 朝至魚鱗○釋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入籩者則饔為熬麥一也黃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三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廕以魚肉為大鱗六也鮑以魚於楹室糗乾之七也鮑為乾魚八也○注黃稷至所貴○釋曰云黃稷實也者案喪服云苴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黃黃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壯麻經子夏傳云壯麻者稷麻也則稷麻謂雄麻也若然稷麻無實而解黃為稷實者舉其類耳謂若圓曰鞞方曰筥不同

籩其實 饔黃白黑形鹽廕鮑魚鱗 黃稷實也鄭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故麥曰饔麻曰糗稻曰白黍曰黑稷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立謂以司尊彘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廕腥生魚為大鱗鮑者於楹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鮑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饔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郎第反黃符文反徐蒲悶反廕火吳反鮑所求反泉思里反腥戚章涉反又直輒反福皮逼反本又作燭同煨幹音乾又作乾折幹
疏 朝同種直龍反又音童腴音與啗劉徒覽反徐徒暫反
疏 朝至魚鱗○釋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入籩者則饔為熬麥一也黃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三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廕以魚肉為大鱗六也鮑以魚於楹室糗乾之七也鮑為乾魚八也○注黃稷至所貴○釋曰云黃稷實也者案喪服云苴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黃黃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壯麻經子夏傳云壯麻者稷麻也則稷麻謂雄麻也若然稷麻無實而解黃為稷實者舉其類耳謂若圓曰鞞方曰筥不同

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故麥曰饔麻曰糗稻曰白黍曰黑稷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立謂以司尊彘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廕腥生魚為大鱗鮑者於楹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鮑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饔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郎第反黃符文反徐蒲悶反廕火吳反鮑所求反泉思里反腥戚章涉反又直輒反福皮逼反本又作燭同煨幹音乾又作乾折幹
疏 朝同種直龍反又音童腴音與啗劉徒覽反徐徒暫反
疏 朝至魚鱗○釋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入籩者則饔為熬麥一也黃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三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廕以魚肉為大鱗六也鮑以魚於楹室糗乾之七也鮑為乾魚八也○注黃稷至所貴○釋曰云黃稷實也者案喪服云苴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黃黃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壯麻經子夏傳云壯麻者稷麻也則稷麻謂雄麻也若然稷麻無實而解黃為稷實者舉其類耳謂若圓曰鞞方曰筥不同

鄭注論語云葷筍舉類義同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去食
先進寒具口實之邊者此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為義自
以為生人所食解之故後鄭不從也云熬麥曰饗字從麥知
饗為熬麥也云麻口黃者已釋訖云稻曰白者以其稻米
白云黍曰黑者爾雅有和黍黍故知黑是黍二者亦皆熬之
乃可也也上後鄭從之云築鹽以為虎形又引春秋傳曰者
左氏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服
氏云昌歆昌本之菹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菹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剋形非是菹
勉為之故後鄭不從也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參
宗廟薦血腥之事者案司尊彝職除二灌有朝踐饋獻為食
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饋尸為一節又參少牢主人
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一摠四節亦據祭宗廟故鄭云
然也祭宗廟無血腥云薦血腥者鄭注論語亦云禘祭之禮
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
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也云形鹽鹽之似虎形
者以為自然似虎形此破先鄭築鹽為虎形也云膾腥生魚
為大饗者味已釋訖云鮑者於椁室中煨乾之出於江淮也
者鄭以日驗知之言椁室者謂椁室為室云饗者析乾之出
東海者上云夏行服饗饗已釋訖言出東海者亦日驗知之

云王者備物近者腥之膾是也遠者乾之鮑及鱮是也因其
宜者近宜濕遠宜乾也若然經鮑鱮二者魚在於中明二物
皆魚云今河間以北灸種麥賣之名曰逢引漢法證鱮亦是
熬煮之麥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者亦引時事
證膾膾亦是膾腴以饋食之也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
擬祭與啗貴者同也
榛實 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
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
之禮乾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榛
音老徐力到反榛則巾反劉士隣反少牢詩詔反凡言少牢
皆放此陳
疏 饋食至榛實○釋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
古亂反 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后先謂之饋食
之籩也其八籩者其實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榛謂乾梅
四也榛實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案乾榛既為乾梅經中桃
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有乾桃則注引內則桃諸鄭云
是其乾者既有濕桃明有乾梅可知以乾梅濕梅二者添五
者為七籩案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
添前為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
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
豆有八此饋食之籩言六不類又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

籩亦八豈此饋食在其中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為八
若不如此任賢者裁之也。注饋食至而小。釋曰云饋食
薦孰也者謂於堂上饋熟之時后薦之云今吉禮存者吉禮
謂祭祀以其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故云存者云特牲少牢
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以天子大夫大夫祭今用特牲少
牢故知諸侯大夫士祭禮也云不裸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
侯則有室中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
也云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
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
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云乾糝乾梅也者以經
乾糝上有桃故知乾糝乾梅也云有桃諸梅諸者肉則交而
鄭引之者證乾糝中有乾桃乾梅故云是其乾者云榛
似栗而小者今居山者見食之似栗而小亦目驗知之
籩之實 菱芡 栗脯 菱芡 栗脯
加籩謂尸既食后
車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菱芡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
司農云菱芡脯脩。○菱音菱芡音儉栗古栗字重直用反芡
其奇 **疏** 加籩至桌脯。○釋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酌尸后
反 亞王酌尸於時薦之四物重言之則八籩。○注加

籩至脯脩。○釋曰知籩是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者案
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
於后及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
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
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
者亦與士同也云菱芡也者屈到嗜芡即菱角者也云芡雞
頭也者俗有二名今人或謂之馬頭也先鄭云菱芡脯脩者
先鄭意惟饋食重言故為脩替栗得為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羞籩之實 糗餌粉食
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酌尸宰夫
皆右之者故書糗作芡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
也芡字或作糗謂乾餌餅之也立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
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糗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糗之黏
著以粉之耳餌言糗糗言粉互相足。○餌而志反糗昨資反
餅必領反為餌于偽反下 **疏** 羞籩至粉食。○釋曰此當王
文同黏女廉反著直略反 酬尸為糗進之於尸侑等者
也云糗餌粉食者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糗黏著籩
故分于二籩之下。○注羞籩至相足。○釋曰言羞籩謂若少
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
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案有可徹上大夫

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
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
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
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
設內羞之禮同故祇引其一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侑又
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為異耳云故書養作茨
者此宜從食不得從草故先鄭破之從經為正鄭司農云糗
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並於義是但於義不足故後鄭增
成之云茨字或作養者謂故書亦有作次下食者云謂乾餅
餅之也者餅之曰養未正乾之言故後鄭不從云蒸曰餅之
皆粉稻米黍米所為者據當時目驗而知云合蒸曰餅餅之
曰養者謂粉稻黍米合以為餅餅既不餅明餅之曰養今
之養餅皆解之名出於此云糗者搗粉熬大豆者此與司農
義同司農不言搗後鄭增成之云餅言糗養言粉互相足
者此本一物餅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養言粉搗之亦糗之凡
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今一物之上自相互直是理不足
明故言互相足內則注搗熬穀穀則大豆也穀摠名也

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
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凡

凡祭至之實。釋曰祭祀言凡者謂四時禘祫等皆共其籩
籩則薦羞之實是也。注薦羞至曰羞。釋曰云未食未飲
曰薦者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
朝事饋食之籩是也云既食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酌尸訖
所進羞即加**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
籩之實是也。喪事至羞籩。釋曰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
謂殷奠時**疏**事謂享燕時亦共其薦籩羞籩。注喪事至
奠時。釋曰殷尤大也大奠朔**為王及后卅子共其**
月月半薦新祖奠遺奠之類也**內羞**於其飲食以**疏**
於其飲食以**疏**注於其至之羞。釋曰言凡共
共房中之羞**籩事掌之**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五

長安國子監藏

周禮注疏卷第五

知南昌府張敦仁鄧陽縣候補知州謝某

周禮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五

唐石經周禮卷第二宋本余本嘉靖本同此本及閩監毛本刪此題

下準此不具著

天官冢宰下

詁本同釋文作天官下云本亦作天官冢宰下唐石經作天官冢宰下第二非

周禮

鄭氏注

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同此本刪周禮二字增賈公彥疏四字閩監毛本同鄭字賈字上又增漢唐字每卷準此

醫師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作藥不瞑眩厥疾無瘳宋本作藥不瞑眩

厥疾弗瘳惠棟云余本仍有若字不瘳作無瘳音義同案賈疏作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葉鈔釋文作無瘳以多者言之若衍不當作無

惠乃治也

唐石經作有死瘍者石經考文提要云下獸醫凡獸

死瘍者

唐石經作有死瘍者石經考文提要云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惠棟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

云以制其食

浦鏜云下當脫者

神農黃帝食藥七卷

浦鏜云禁誤藥

以通開結反之於此乃失其宜者

盧文弨云閉誤開下脫解半誤此及誤乃

惠棟云宋本誤皆同

積氣內傷

案漢書積作精此誤

食醫

萐苴粉榆婉槁

浦鏜云婉槁內則作免萐案釋文免字音同注同新生曰免萐字又作稟苦老反乾

也當作婉音問新生曰免槁字又作稟據羣經音辨女部云婉菜之新生者也亾邁切禮婉槁滃滃鄭康成讀是賈氏所見禮記釋文本作婉槁也橋當槁字形近之訛○按詩山有橋松鄭讀爲槁松賈所見內則釋文作橋也

婉新生者槁乾也齊人漚曰滃秦人滑曰滃

今禮記注婉作免槁

作萐齊秦字互易皆非也當據此正之

犬宜梁

唐石經嘉靖本闕本同余本監本毛本梁作梁非疏中從米不誤

疾醫

四時皆有癘疾

唐石經諸本同岳本癘改厲非

冬時有漱上氣疾

唐石經諸本漱作嗽案說文無嗽字此本注及疏仍作嗽釋文嗽本亦作漱字按作

嗽爲是

瘡酸削也

說文瘡酸瘡頭痛从疒肖聲周禮曰春時有瘡首疾案許鄭義同酸瘡頭痛當作酸削頭痛

六癘作見

毛本六誤大

惟火沴金

行志正之

盧文弼云火當作木此是衝氣不論生尅不知疏家誤改抑按刊之失當以本書及漢立

惟土沴水

盧文弼云土當作火

若據五事所置言之

浦鏜云置當致誤

病由氣勝負而生

宋本由作猶案疏云故言猶氣勝負而生皆由之誤

攻其羸

余本羸作羸載音義同釋文其羸音盈此本疏云羸而勝也羸卽羸之誤今本注疏悉改作羸矣

卽是水水羸而勝也

閩監毛本羸作羸惠棟本作水羸此誤

草謂麻黃勺藥之類是也

閩監毛本勺改芍案詩溱洧作勺藥

子義本草經一卷

閩本同監毛本義改儀非

則炎帝者也

浦鏜云者當是之誤

五藏所出氣也

諸本同釋文五藏才浪反下文及注同嘉靖本作五臟俗字

肺氣熱

余本同誤也嘉靖本作肺氣熱閩監毛本亦作肺當據正

心位當土

閩本同監毛本土誤上案此言心位當中央也

云五色面貌之青赤黃白黑者也

惠校本貌作兒

大古有岐伯榆附

閩監毛本作榆柎浦鏜云漢志作俞拊

又有胃旁胱

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旁改爲膀俗字疏中準此

大腸爲行道之府

案素問作傳導之府

旁胱爲津滴之府

閩本亦作津滴監毛本滴改液

下氣象天故故寫而不實

惠校本同閩本上故實闕監毛本作

以疾醫中士二人

浦鐘云八誤二

似不得壽終然少曰死

浦鐘云少當故字誤

瘍醫

折瘍之祝藥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折瘍劉本作劑同經義維記云說文艸部劑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劑籀文斷从艸在欠中久寒故折折篆文斷从手然則今用斤者從小篆也劉昌宗本作折為古文當從之禮說云聖王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不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然則祝藥猶行藥也俗本墨子刑祝字

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

禮說云釋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

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為注左傳韎韐之跗注賈服皆云注屬也祝屬通

刮刮去膿血

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刮依經改刮非釋文刮音刮本注也說文刮刮去惡創肉也周禮

曰劑殺之齊亦訓劑為刮與鄭義同。按說文劑刮異義鄭君謂為一字

今醫方有五毒之藥

此本補刻方誤人今據諸本訂正

合黃葵置石膽丹砂

釋文葵木又作葵嘉靖本砂作沙惠士音云內則敦年注年讀曰葵也

皆用黃瓦甌為之

惠按本甌作甌案甌蓋甌之誤。按甌者唐人所用俗在字在瓦器也今

之瓶耳惠棟多有自出已意而非是者

五氣當為五穀

禮說云史記軒轅治五氣木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身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九經古義云內經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故鄭據此

此即經酸苦之等是也

浦鐘云此即當誤倒

平常調食

惠按本作服食此誤

獸醫

故當獸連言之也

惠按本作畜獸此誤

故先灌而知緩之

浦鐘云知當和字誤

酒正

鞠粢必時漑饘必潔

此本葉誤葉今據諸本訂正余本嘉靖本潔作絜浦鐘云饘月令作熾

按漢人祇用絜無用潔者

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

余本嘉靖本鄭司農云下有授酒材三字宋本亦無

合則是久熟者善

惠按本熟作孰

成而翁翁然葱白色

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葱作蔥非

如今下酒矣

諸本同盧文昭云初學記引作若下酒是也西京雜記載鄒陽酒賦亦有程鄉若下語則

今湖州之上若下若也

又禮器曰緹酒之用

宋本嘉靖本又下空闕一字浦鐘云禮器緹作醴

泛讀如泛泛揚州之泛

閩本同毛木州改舟是也監毛本揚作揚非也

謂曹床下酒

閩監本同毛本床改牀惠按本曹作漕案漢制考作曹床

案鄭下注五伯緹衣

浦鐘云伍誤五

物者財也

浦鐘云財疑材下給財同

故晉語云味厚寔昔毒

案周語下作厚味寔腊毒韋解腊讀若昔

洗灑于日

魏都賦作流灑此誤閩監毛本改沈灑非惠按本亦作沈

字也沈灑者貌其大醉作流則無義矣初學記引韓詩曰齊顏色均衆寡曰沈閉門不出客曰灑今本初學記奪容字李善於此注引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灑譌舛不可讀當以初學記正之初學記

少容字當以毛詩音義補之

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

釋文毆本或作醫惠校本酉作酒經義雜記云賈疏云從毆省者去

羽從酉省者去水則賈疏本作從毆從酉省也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醫之性得酒而使从酉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

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清酒

漢讀考云今內則清作糟疑是用周禮改也司農云

糟音聲與清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清之本義當是艸類從艸酒聲故沈重音子由反糟曹聲古讀如擊同在第三部糟是正字清是假借字

漿水臆

宋本嘉靖本臆作醴下同惠棟云萬卷堂本此仍作臆下作醴案葉鈔釋文云臆本又作醴宋本注

載音義云臆本又作臆內則釋文作醴本又作臆漢讀考云醫是正字臆是假借字今本內則作醴者俗製也醫與臆亦相似宋本嘉靖本臆作醴又宋本無亦字

醴當此經中醫

闕本同與宋本注正合監毛本臆改臆下云醫與醴亦相似又內則醴準此

內則彼云清此云糟

當作內則彼云糟此云清

大祭三貳

唐石經諸本同毛本大作太非

元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

釋文醖木亦作緹賈疏云鄭注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此注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者誤漢讀考云注謂澄酒之酒是三酒以別於上文元酒之酒鄭答趙商蓋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賈云本無澄字誤也

舉其正尊而言也

惠校本正作在

謂三酒之祭副益酒尊

惠校本酒作等此非此本下四字實闕闕監毛本臆作事昔清

尊今據惠校本補

故言皆酌惠校本作皆有酌

有口齊酒不貳者闕本同監毛本作言惟齊酒不貳者

之皆有器量者惠校本之作云此誤又闕器量二字據

注酌至品案當作注酌器至多品

三貳三益副之也皆浦鏜云者誤皆

子春後鄭亦與之同此本同誤國據惠校本訂正闕監

宗廟亦有次小此本下二字實缺今據惠校本補闕監

謂弟子口口口闕本同缺下三字監本毛本作事師師

弟子用注周旋而貳者惠校本用注作來往此誤

不見宗廟小祭惠校本下有者

若然則禮器云惠校本則作按

按司服山川服毳冕五獻惠校本司服下有四望二字

故與宗廟同用握惠校本作角握

是云引郊特牲云浦鏜云上云當作以

謂若致饗餼惠校本饗作饗

夫妻片合浦鏜云片當作胖語本喪服傳○按喪服傳

而為之此疏云夫妻片合正可據以校正

灋尊卑之差闕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嘉靖本灋作法

八十月告存此本存誤有今據諸本訂正疏中同

謂日日有秩監本誤日月

酒人

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

宋本作謂宮卿之宮掌女官之宿戒誤也

云以役世婦者屬春官宮卿官也

惠按本闕本同監毛本云誤因此本春官

誤春宮今訂正

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

宋本余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本各誤各侑

幣誤作弊毛本亦誤

云此謂給賞之稍者

浦鏗云賓客二字誤賞

謂酒人以酒從使人欲往客館

浦鏗云欲疑而字誤

漿人

齎醕使其士奉之

浦鏗云醫醕下脫糟皆二字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此鄭君用村說改政為正下屬也考周禮全書凡言

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此言歲十二月為夏正已明不必加正字以混全書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為長

謂應十石加至四十石

案注三倍其冰則應十石者三倍之為三十石云四十石誤也

此經直云勝羞

闕本同監毛本云作言

王禮之以殮及饗餼

闕監本同毛本闕饗。按殮當作

實冰于夷槃中

案于當作於監毛本于誤于

皆依尸而為言者也

案宋本無者案疏云是皆依尸而為言也亦無者諸本蓋衍

喪大記云君設大槃

浦鏗云記槃作盤案闕本此下三槃字皆先作盤後改槃此本下句

士併瓦盤盤字從皿此改之未盡者監毛本則盡作槃矣。按槃从木小篆也盤從皿籀文也本是一字不敢與天子同名夷盤開本同監毛本盤改槃下大盤夷盤同

邊人

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

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福作福非疏中同案漢制考引此注

作福葉鈔釋文及宋本注載音義云福本又作福同今通志堂本作福非釋文糗幹音乾又作乾析幹同案賈疏本字作乾經乾稌字作乾陸本作幹始非。按說文作糗籀作糗作福作福皆省而譌作福則更譌矣

服云剋形非是築刻為之

閩本同監毛本刻改對。按此處有譌

言福室者謂福土為室

漢制考同閩監毛本福改福

云今河間以北灸種麥賣之

閩監毛本灸作煮案灸當炙字之誤賈疏所據注蓋

本作炙種麥也監毛本種作秋誤

二是饋孰陰厭

浦鏡云一訛二

溲艾桌脯

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溲皆作溲從水此從之非釋文溲音陵此本注中仍作溲

鄭司農云溲艾脯脩

漢讀考云司農云下脩當言二字謂溲艾栗脯當作溲艾脯脩栗與饋食

復故易之

賓尸設於脩

此本設誤故今據閩監毛本訂正

今之資饌皆解之名出於此

閩監毛本饌作糕案玉篇食部饌古刀切饌糜此賈

疏舉唐制以釋注也段玉裁云解當餅字之誤

周禮注疏卷五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馬按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六

卷第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

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茆菹麋藟醢內汁也昌本

寸為菹三藟亦醢也作醢及藟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
雜以梁翅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
麋藟麋解醢醢或曰麋藟醬也有骨為藟無骨為醢菁菹韭
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位子春讀茆
為卯玄謂菁蔓菁也茆是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
未聞○非音久菹莊魚反醢吐感反本又作盞或一音昌審
反藟乃兮反又人齊反菁作寧反又音精茆音卯北人音柳
麋京倫反膊普博反莖舍臥反解戶諫反徐戶幹反蔓音萬
又莫干反
疏 醢人至麋藟○釋曰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
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
羞豆之實是也言朝事之豆者亦謂朝踐節云其實韭菹醢
醢者於豆內盛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醢為菹細切為醢又

不言菹者皆是壘則昌本之類是也言昌本本根也昌蒲根
為壘言糜蕪者以糜肉為醢以其并骨為之則曰蕪蕪菹
蕪菹菹糜蕪為八豆並后設之。注醢肉至未聞。釋曰言
醢肉汁者醢者以肉為之醢汁即是肉汁云昌本昌蒲根者
本訓根云切之四寸為菹者但菹四寸無正支蓋以一握為
限一握則四寸也即是全物若牒云作醢及蕪已下者鄭以
當時之法解之案王制云一為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為祭
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腊乾其肉
義合鄭司農云糜蕪糜蕪醢醢此義後鄭不從云或曰糜蕪
醬也有骨為蕪無骨為醢後鄭從之又菹菹非菹者以菹為
非菹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為菹字非則菹菹於義為是後
鄭不應破之明本作菹不作非也鄭大夫讀菹為菹菹菹
初生者菹菹非人可食之物不堪為菹或曰菹菹菹菹菹
之菹子菹菹菹為卵於菹亦是玄謂菹菹菹菹菹菹菹菹菹
菹云菹菹菹也者增成于菹等義云几菹菹皆以氣味相成
其狀未聞者經云菹菹菹醢已下兩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
成之狀不可知故云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菹醢脾析

盧醢蜃蜃醢豚拍魚醢

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

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脊也或曰豚拍肩也今
河間名豚脊聲如鍛鑄。羸力禾反脾婢支反徐蒲佳反析
星歷反廬蒲加反徐薄雞反蜃音市軫反拍音博蜃音移又
音夷蜃音掄又音由蛤音閤蜃音魚綺反膊音博下鑄同
饋食至魚醢。釋曰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遵同
時而薦其實葵菹菹醢者此入豆之內脾析蜃豚拍三
者不言菹皆壘也。注羸蜃至鍛鑄。釋曰言羸蜃蜃蜃大
蛤蜃蜃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者無正文可
破故後鄭從之云廬蛤也者謂小蛤亦於鼈人釋訖鄭大夫
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脊也者此釋經豚拍謂豚脊也云或
曰豚拍肩也者謂豚肩也云今河間名豚脊為義故云聲如
子春等二人雖復為豚肩解之仍從前豚脊為義故云聲如

推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

筍菹魚醢

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菹入水深故曰
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落水中魚
衣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鶉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
子筍箭萌筍竹萌。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莛云菜類蒿
也音謹筍音迨爾雅作筍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
沈云北人音禿改反又文之反未知所出筍息尹反菹音若

疏 加豆至魚醢。釋曰：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深蒲醢醢者，深蒲謂蒲入水深，以為糝醢醢與朝事之豆同。筍菹者，謂以筍箭為菹也。云筍菹者，謂竹筍為菹也。注：芹楚至竹筍。釋曰：芹楚，葵出爾雅，鄭司農云：深蒲蒲蒨入水深，故曰深蒲者，史游急就章云：蒲蒨蘭席蒲蒨只堪為席，不可為菹。故後鄭亦不從云。或曰：深蒲，桑耳者，既名為蒲，何得更為桑耳？故後鄭亦不從云。筍水中魚衣者，此筍字既下為之，非是水物，不得為魚衣。故後鄭不從云。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此後鄭以時事而知破先鄭也。云筍箭萌者，一名篠者也。筍竹萌者，一名篠者也。萌皆謂新生者也。見今皆為菹。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溲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醢食音嗣，下同。糝素感反，餼音速，糝之然反。極思，柳反。劉相早反。徐相幼反。溲所柳反。臠昌蜀反。一音栗。

疏 羞豆至糝食。釋曰：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特釋曰：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者，醢粥也。以酒醢為餅，皆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云。糝食菜餼蒸者，若今煮菜。

謂之蒸菜也。亦文無所出。後鄭亦不從云。謂醢食也者，案雜問志云：內則糝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糝無醢，周禮有醢無糝，明醢糝是一也。故破醢從糝也。又引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溲之者，案彼上注舉猶皆也。糝溲博異語，謂取稻米皆糝之云。小切狼臠膏者，鄭彼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云以與稻米為糝者，彼鄭云：若今膏展云。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者，三肉等分云。小切之者，謂細切之云。與稻米稻米二肉一者，謂米二分肉一分，合以為餅煎之也。糝糝二者皆有肉，內則文故不從先鄭。然則上有糝餌，彼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為糝，即入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入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案上膳夫注：入珍取肝，管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入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入珍，不須肝管。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入珍則數并管，故注不同。

凡祭祀其薦羞之豆
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其其內
羞王舉則其醢六十糝以五齊七醢七菹三

麇實之

齊當為壘五壘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醢

麇鹿麇麇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壘全物若麇為菹少儀曰
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脾而不切麇為辟雞免為宛脾皆脾
而切之切葱若菹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壘菹之稱菜
肉通○為王于偽反齊徐劉子西反下同沈才細反脾直輒
反少儀時照反軒音獻皆脾之涉反本或作驪下同辟必亦
反又音彘宛於阮反又音於月反醢呼兮反稱音尺證反
疏 凡祭至實之○釋曰凡祭至內羞一與籩人同上已釋
訖王舉則共醢六十壘此已下與籩人異以其王舉不
共籩實唯有豆實王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
六十壘以醢為主其實有五壘七菹等○注齊當至肉通○
釋曰五壘昌本至深蒲此據豆內不言菹者皆是壘以次數
之有此五而已七醢從醢醢至鴈醢加豆朝事醢醢有二唯
取一則合此七也七菹者亦從朝事至加豆已上有七三麇
者唯朝事之豆有此三云凡醢醬所和者據此五壘七菹皆
須醢醬所和據醢人所掌五壘七菹是也云細切為壘全物
若脾為菹者據上朝事饋食加豆之內有壘菹不同鄭君欲
引少儀為證故先言此云少儀曰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脾
而不切者既言脾而不切則野豕為軒亦菹類云麇為辟雞

兔為宛脾皆脾而切之者此謂報切節皆壘類云切葱若菹
實之醢以柔之者謂殺其氣云由此言之則壘菹之稱菜肉
通者鄭案三豆之內七菹皆菜無肉五壘之
內菜肉相兼若據少儀壘菹之稱菜肉通也 **賓客之禮**

共醢五十壘

致饗

凡事共醢

疏

賓客至共醢○
釋曰賓客謂五

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饗餘與之醢故鄭云致饗餘時也案
寧客上公之禮醢醢百有二十壘侯伯百壘子男八十壘此
共醢五十壘并醢人所共醢五十壘共為百壘此據侯伯饗
餘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壘
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
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壘而
已又案寧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
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醢醢百壘得與諸侯同者彼
別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
子男之郊百壘其數多於君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

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齊菹醬屬醢人者皆
須醢成味○齊子兮

反下之齊共 齊醬齊皆同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齏共后

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齏凡

事共醢 **疏** 醢人至共醢。釋曰云掌共五齊七菹凡醢

齊菹醬皆須醢成味故與醢人共掌云。以其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者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言賓客亦如之者。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云。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齏者并醢人六十齏者并醢人六十齏者。膳夫醬用百有二十齏是也。云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案醢人共其內羞不言齊菹此云齊菹以其與醢人共掌齊菹須醢故就醢人為言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齏者與醢人五十齏摠共為百齏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 **政令謂受入**

者所 **疏** 注政令至當得。釋曰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者當得 **疏** 謂四方鹽來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人教所處置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農云散

鹽凍治者玄謂散鹽齏水為鹽。苦音鹽工戶反出注散悉但反下同凍音練下同齊才細反齏音煮鹽音古 **疏**

祭祀至散鹽。釋曰苦當為鹽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類鹽是也散鹽煮水為之出於東海。注杜子至為鹽。釋曰杜子春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鹽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鹽云直用不凍治者對下經齏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下經自有齏鹽是凍治故後鄭不從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形鹽似虎 **疏** 注形鹽至虎形。釋曰此形鹽即王之膳羞 **疏** 左氏傳鹽虎形是也邊人已釋訖 **王之膳羞**

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飴鹽之恬者** **疏** 鹽至有焉。釋曰言飴鹽故云鹽之恬者云今戎鹽有焉者即石鹽是也 **凡齊事齏鹽以**

待戒令 **齊事和五味之** **疏** 注齊事至治之。釋曰言齊苦之類是也今凍治鹽以待戒令則齊和之

冪人掌共巾冪 **共巾可以覆物** **疏** 冪人掌共巾冪

冪莫歷反

冪曰巾者則下

經王巾皆繡是也。冪者則冪八尊之類是也。注共巾可以覆物。釋曰據經巾冪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冪者。冪唯祇覆物其中則兼以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故云疏布冪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注以疏至尚質。釋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裸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以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與音餘。疏。以畫至六彝。釋曰言六彝者雜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雉彝此六彝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故云畫布冪六彝此舉六彝對上經入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郁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入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注宗廟至氣與。釋曰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為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三禮通

例所言畫者解畫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凡王巾皆繡。釋曰凡王之三酒皆畫繡周尚武其用。疏。覆物之巾皆用繡支覆之言文德則黻可。繡音甫。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邊豆俎簋之屬皆用之。注四飲至黻可。釋曰言四飲三酒皆畫繡者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繡繡者白與黑作斧文取今斧斷割之義云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繡也云其用文德則黻可者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則當用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繡耳。官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官人修本亦作修朝且還反辨如字本又作別彼列反。至之脩。釋曰案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鄭注云脩除黜聖互言之此雖不主脩亦是掃除。司禮生疏卷六

注六寢至明矣。釋曰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者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又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尊者體盤故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者謂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端又引春秋者左氏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得其一寢明矣言此者時有不信周禮故引諸文以證之若然所引者皆諸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為其井匱除

其不蠲去其惡臭

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為饗鄭司農云匱路則也

玄謂匱猶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匱於建反徐音偃蠲音圭又古玄反去起呂反饒大志反雷力救反畜勅六反。疏為其至惡臭。釋曰謂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潔又去其惡臭之物。注井漏至之者。釋曰引詩云吉蠲為饗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

圭惟饒之圭圭絜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匱路則後鄭不從者以其匱守與親匱豬同故不從後鄭以為雷。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下之池受畜水乃後流去之。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才性反本。疏共王之沐浴。釋曰宮人掌絜清之事。凡寢亦作清。疏事沐浴用潘浴用湯亦是自絜清之事。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出灰凡勞事。勞事勞中之事。方之舍事亦如之。適四方。疏四方至如之。征伐及舍同所舍之處言亦如。之者亦如上掌凡勞襲之事。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椳栝再重。故書栝為栝鄭司農云椳栝椳也栝受居溜水濂橐者也杜子春讀為椳栝椳栝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椳步禮反栝戶故反重直龍反下同栝音矩下同徐胡故反椳音哀戚疏關反居舉慮反留力救反凍徐劉色溝反戚色冑反橐當洛反。疏掌舍至再重。釋曰言掌王之會同之舍者王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為壇於國外與諸侯相

同也

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也云設榼桓再重者榼桓謂行馬再重者謂外內兩重設之。注故書至內列。釋曰掌舍掌閑衛不掌絜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凍先鄭輒依故書拒而為溜水凍索又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從子春為行馬也案虎黃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榼桓此榼桓是周衛之具耳此榼桓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壇宮止宿而言其榼

設車宮轅門 謂王宿無宮暫止之間未必有此榼桓也

疏 設車宮轅門。釋曰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藩方元反。鄭云王行止宿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鄭知在險阻之處者下文為壇壇宮是平地有土可掘則為壇宮明此無土可以為壇故知此山間險阻為此車宮也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為轅門

為壇壇宮棘門 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堦埒云棘門或為材門。壇威唯季反劉欲鬼反。徐羊誰反一音符果反又時累反埒徐音劣

疏 注謂王至日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

平地也云委壇土起堦埒者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地為宮土在坑畔而高則埒埒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知棘是戟者見左氏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鄭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者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為材門即是以材木為門

為帷宮設旌門 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也注謂王至表門。釋曰知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者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為宮樹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為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當之若然則轅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取其云旌門則司

無宮則其人門 謂王行有所常所云析羽為旌者也

疏 注謂王至表門。釋曰鄭知此是王觀陳列周衛則立

疏 行有所逢遇者一則據上三者見夜宿晝止訖今復云無宮其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止此知是有所逢遇若有住遊觀

陳列周衛非如上三者為宮
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
凡舍事則掌之
王行所舍止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

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帷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
疏 幕人掌者以綬連繫焉。幄鳥學反帟音亦綬音受
疏 至之事釋曰云掌王帷在傍施之像土壁也幕則帷上張之像舍屋也幄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幕內之丞塵受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注王出至繫焉。釋曰言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則帷在下幕在上共為室今之設幕則無帷在下為異也云或在地展陳於上者案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聘禮又賓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云帷幕皆以布為之知者案既夕禮云明衣裳用幕布其帷在幕下明亦用布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繒故禮記檀弓云布幕衛也繒幕魯也明天子亦用繒覆棺不張設故用繒也云曰合象宮室曰幄知四合象宮室不上屬據帷幕為句者見顏延之纂要云曰合象宮曰幄故四合向向下據幄為句也鄭

司農云帟平帳後鄭不從者見下王喪張帟三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帳已足帳又言帟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綬組綬所以繫帷者此語未足故後鄭增成其義立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云在幕謂下掌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王在幕設帟之事若幄中有帟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則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繒為之者以其布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云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者此增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其其帷成先鄭也

幕幄帟綬
共之者掌
疏 凡朝至帟綬。釋曰此一經皆供與掌次使張之此云朝

覲會同即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師田彼師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共帷幕
帷帟綬與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
大喪

其帷幕帟綬
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
疏 注為賓至

釋曰云為賓客飾者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喪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命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并有二王之後皆是賓客故
為之飾也云帷以帷堂者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
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案尚
書顧命云出綴衣於庭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
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為王襲經
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闕階下襲經於序東雖王
禮亦當哭踊在阼階下何因反來庭中襲經乎恐不可一一
也云帟在柩上者即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是也一一

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疏注唯士至賜帟。釋曰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
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鄭云唯士無帟者此經及掌次俱
不云士有帟明無也引檀弓者欲見有賜則有帟非常法

掌次掌王之灋以待張事

法大小丈尺。張事
劉音帳成如字下邦
之張事同。疏掌次至張事。釋曰言掌王之灋者次者次則
舍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言以待張事者王

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故云以待
張事。注法大小丈尺。釋曰言法大小者下文有大次小
次是也云丈尺者既言大小當
時應有丈尺之數但其未聞

案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
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
羽色以為之。邸徐當禮反一本作皇羽邸版徐音板屏薄

刑疏

王大夫至皇邸。釋曰云王大夫上帝者謂冬至祭天
反於圓丘則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
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羽飾之此謂王坐
所置也。注大旅至為之。釋曰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知
者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即與司服及宗

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宗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云
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云此以旅見祀者但此文五帝
見正祀其旅見於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
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
旅見祀云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帳中者據鄭云於帳中則知
不徒設氈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帳與下祀五

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玄謂後版屏風與者，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後，書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况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者，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為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黻，此不在寢廟，無展故不得云黼展，故別名皇邸。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

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朝直遙反，注朝日同重。直龍反，注下同。

疏

朝日至如之。釋曰：言朝日者，謂春大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即有幄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為義。云合諸侯亦如之者，謂

侯會同亦設重帟重案，故云亦如之。注朝日至之帝。○
曰：知朝日春分者，祭義云：祭日於東，故鄭約用春分也。云并日於東門之外者，謂在東郊，觀禮文云：祀五帝於四郊者，案外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季夏於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祭靈威仰之屬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此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隨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按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臣接祭之時，須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一日之間，雖有強力，誰能支持乎。云合諸侯於壇者，案司儀合諸侯為壇三成是也。云重帟復帟者，謂兩重為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筮筮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帟重帟不同，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奮若，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師田至重案。釋曰：言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則幄幕者為王

不張幄者於是臨誓

疏

衆王或迴顧占察

同禮記疏卷六

七

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重帟重案者如上說諸侯朝觀會同則張大次

小次 大次亦初往所止居諸侯至小次。釋曰此謂

在國內今言朝觀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

觀會同一也言則張大次小次也者亦如上支大小次丈尺

則減耳故鄭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鄭

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居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

云宮方三百步曠土為之是也言待師田則張幕設案

事者欲於帳中待事辦否及府。師田至設案。釋

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也。疏曰文承上諸侯謂

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諸侯從王師田即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

單席於牀也。注鄭司至田者。釋曰後鄭不從先鄭者以

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

諸侯相與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謂以繒為帷帳案聘禮

記所云次或以帷或及席皆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

得與此掌次所云次別也。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

案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

大次小次師田。疏狐卿至設案。釋曰與上諸侯所設同

亦張幕設案。注有邦至設案。釋曰言有邦事謂

以事從王者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曰祀五帝合諸侯及師

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若以王命出者若祭祀則

容主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覲王不親行

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

公論道者案尚成王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

道經邦變理陰陽又云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

寅亮天地是謂三公論道者也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者謂

如上諸侯之禮中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

於會同與祭祀同云亦如之則諸侯從王祭祀亦與凡喪

會同同若然三公從王祭祀亦與從王會同同也。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樞上。疏凡喪至不重。釋曰喪言凡者以其王以下至孤

承塵。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故言凡以廣之也

皆在幄中為承塵此言喪王則凡祭祀張其旅幕張

張帟三重明是張於樞上也

尸次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

衣帳為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釋曰祭祀言凡

于偽反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

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

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至衣帳

釋曰鄭云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

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隨宮之門門外並有立

位言為之張大幕者以其言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

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疏射則張

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疏射則張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

釋曰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

寢此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家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注

耦俱至于次釋曰耦俱升射者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

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而射射訖又兩兩揖

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大射又引大射曰遂命三耦

取弓矢于次者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次北西而至射

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

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射士禮其中兼

有鄉大夫詢衆庶之射掌凡邦之張事並無次故堂西比耦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

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

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

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疏大府至之府釋

文○藏才浪反注受藏言受職同疏曰言掌九貢九賦

司農注疏卷六

三

府其物仍分置於眾府受藏之府者鄭云謂若內府是也須其賄於受用之府者鄭云謂若職內是也。注九功至互文釋曰九功謂九職也者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敘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以其經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金玉曰貨物之善者藏之於內府近王掌之以給王用故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府不在內經云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賤於貨故知入職內以給國家所用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王之用者覆解入內府意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覆解入職內意云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貨賄者言貨兼有賄言賄亦兼有貨亦是互文也。二者善惡不同故別言之耳。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凡官至用焉。釋曰言凡官府者物者云都鄙之吏者謂三等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須用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為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

事者受財用焉

疏。凡官至用焉。釋曰言凡官府者

來於大府處受財用焉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

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

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

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

予。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

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

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

之斥幣。秣音未好呼報反下同使色吏反斥音尺徐蚩栝

反。疏。凡頒至賜予。釋曰言凡頒財者大宰云九賦敘財

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即大宰敘財賄一也云以

式法授之者謂以舊法式多少授與九式故云以式法授之

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者自此已下並與九式事同但

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案九賦先邦中之賦次四郊次邦甸

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山澤次幣餘此先言關市
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次第不同者見事起無
常○注待猶至斥幣○釋曰云待猶給也者謂大宰斂得九
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爲
給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以其此經九事與大宰九式相
當此九賦又與大宰九賦一也故云九賦之財給九式也云
膳服即羞服也者此言膳服大宰九式云羞服膳羞是一故
云膳服即羞服也自此已下事與九式是一但文有不同皆
就九式合而解之故云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
者彼九式云芻秣此改芻爲稍以其稍稍用之故也此云喪
紀即九式喪荒一也此云賜予即九式好用一也鄭司農云
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
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
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
不從立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後鄭之意百官所用官物
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
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
謂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也
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
凡萬民之貢以待帛用

職之財疏此邦至府庫○釋曰上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
充猶足疏功受得三者之財各用之上文九式已用九
賦之財說故此云邦國之九貢以待給於帛用下文萬民之
貢以充府庫即上九功也○注此九貢至五事○釋曰云給
凶禮之五事者案大宰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
荒禮弔禮贈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
五事○注此九職至猶足○釋曰知此萬民之貢是九職者
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
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案太行人六服諸侯四朝所
貢之物與大宰九貢多同亦入帛用之數又且九貢言入帛用
九賦言入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以上文掌九貢九賦受
其貨賄頒於受
比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給九式及帛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
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式謂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供玩好器物之
用○注謂先至互文○釋曰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帛
之餘也貢即上文邦國之貢及萬民之貢也言式言貢互文

者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但賦言式據用而凡

言其實亦有賦貢據貢上為名亦有賦貢云互文也

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疏凡邦至具焉○釋曰上

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疏

歲終至會之○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

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采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

至歲終極會計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

藏之者○好呼報反及內府皆同藏才浪反注同

疏玉至之藏○釋曰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者言玉府以玉為

主玉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注良善至之者○釋曰言此

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者案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其玩

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也云其

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即上

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

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德衡下有雙璜衡牙璜珠以納

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疏注佩玉至二玉○

蟻劉薄田反徐音頻一音父賓反

所帶者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者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此德於玉引此者證玉必服玉

之意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者此亦玉藻文所佩白玉謂

衡璜璫琕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引詩

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葱衡者衡璜也謂葱玉為橫梁下

有雙璜衡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

王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統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

飾十二玉也

冕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皆十二

玉冕則冠也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

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璜珠以納其間者璜蚌也珠

出於蚌故言璜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

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者案弁師掌五冕衮

肩 **疏** 王齊則其食玉。釋曰謂王祭祀之前散齋七日致

齋三日是時則共玉所食玉屑。注玉是至玉屑。釋曰知玉是陽精之純者但玉聲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

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

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禦火如是則

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齋時居於路寢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

云王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玉屑也

大喪其含玉復衣裳角枕角 角枕以枕尸鄭

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角柶角七也以柶

齒士喪禮曰棗齒用角柶換齒者令可飯含立謂復於四郊

以綏。含戶暗反枕尸之鳩反 **疏** 大喪至角柶。釋曰大

槨先結反令力呈反飯扶晚反 **疏** 喪謂王喪共含玉者含

玉璧形而小以為口實此不言贈玉飯玉者文不備復衣裳

者王始死招魂復魄之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所掌是尋常

衣服玉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其衣服美者亦玉府掌之但所

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供之角枕者所以枕尸角柶者

將以覆齒。注角枕至以綏。釋曰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者

人之死者魂氣上歸於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

故離騷有招魂篇云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者王有七廟

及寢皆復焉獨言太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四郊後鄭

不從之云角柶角七也者案既夕禮楔視如輒上兩末狀如

柶把按屬中央楔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案夏采云以冕

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故鄭云復 **掌王之燕**

於四郊以綏言此者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 **疏** 燕

衣服者巾祭寢衣袍禕 **衣服衽席牀第凡燕器** 燕衣服者巾祭寢衣袍禕

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燕器清器虎子之屬。衽而甚反

又而鳩反第側美反徐側敏反釋劉音澤徐待各反簣音責 **疏** 掌王至燕器。釋曰言掌王之燕衣服者謂燕寢中所

何趾鄭注云衽臥席又案斯干詩云下禁上簾內則云斂枕
篋簾席禡器而藏之司農云單席則臥之簾席云褻器清器
虎子之屬者既在燕寢之中私褻之器故知清器虎子之屬
案內暨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飾頹沐之器彼褻
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不用清器故為頹沐之器

敦 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
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

執之故書珠為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為珠槃玉敦歃血玉器
○敦音對徐丁雷反注同盛音成下同歃色洽反徐霜臘反

疏 若合至玉敦○釋曰合諸侯者謂時見曰會若司儀所
云為壇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珠槃

玉敦○注敦槃至玉器○釋曰言敦槃類者按明堂位有虞
氏之兩敦鄭立云制之異同未聞此云槃類者以經云玉敦
與珠槃相將之物故云槃類其制猶自未聞也云珠玉以為
飾者此槃敦應以木為之將珠玉為飾耳云古者以槃盛血
以敦盛食者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稷以槃盛血雖無文郊
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云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
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
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槃云尸盟者若之

者案左氏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衛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也
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誰也注云儀武伯名也魯於齊為小
國故曰儀也是盟小國執牛耳尸猶主也小國主盟故使執
牛耳也知此珠槃玉敦為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
辟盟遂役之替牛耳執刻彼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菊沸之是以知珠槃
玉敦為盟而設若然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也若以歃血則
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七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歃晉亞
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
右執牛耳也

凡王之獻人並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

受而藏之 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
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

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織音志一
音至又如字為于偽反遺唯季反下同
疏 凡王至藏
言凡王之獻金玉者謂金玉已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云
受而藏之○注謂百工至繡錦○釋曰云謂百工為王所作者
謂金玉已下皆是百工為王所作者可以獻遺諸侯也云古
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名正法止於下曰饋下於上曰

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案
曰令后妃獻爾鄭注謂獻於后妃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
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
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
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
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
取於君曰取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
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
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云通行曰饋者言通行者上於下下
於上及乎敵相於皆可云饋康子饋藥陽貨饋孔子豚皆是
禮並是於尊者曰饋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是平敵相饋故
鄭云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者案莊公三
十一年公羊云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
威我也左傳云非禮也凡諸侯有回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
則否穀梁云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注云秦曰齊桓內救
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二
國也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國專言來獻明
尊之則曰獻未必要
單者於尊乃得言獻

凡王之好賜其其貨賄

疏

王

至貨賄。釋曰此謂王於羣臣有
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者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

以待邦之大用

大用朝覲

疏

內府至大用。釋曰掌
受九貢九賦九功者此

九貢以下而言受案彼大府所云九貢已下頒之於受藏之
府是也即是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則此九貢等由大府
而來內府皆受藏之也云良兵良器者此是冬官百王所作
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及矛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
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云以待邦之大用者謂諸侯來朝覲
所頒賜者也。注大用至頒賜。釋曰掌給九式及弔用是
大府所給也玩好之用玉府所給也此又
言以待邦之大用明是朝覲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幣

疏

國凡四至大焉。釋曰云凡四方之幣獻者謂四方諸
侯來朝覲及遣卿大夫來聘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
有此金玉及齒革之等金者謂若禹貢惟金三品之類玉者
謂若禹貢球琳琅玕之類齒謂若象牙之類革謂若犀皮之

類兵器者禹貢無貢兵器之法此周時有之凡良貨賄其不
良者入於職內給國之用此良者入內府以給王之用○注
諸侯至國珍○釋曰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者觀禮所云一馬
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爲三享是也諸侯遣臣聘所獻
國珍者謂若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之等是也此因朝聘
而貢先入於掌貨賄人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

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

者○使所吏反**疏**凡適至奉之○釋曰言凡適四方使者謂使公

等共其所受之物謂使者受將行之物則內府奉而與之○注王所至侯者○釋曰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已下是也彼

據藏之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其之**冢宰待四

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治直吏反**疏**注冢宰至予之○釋曰云冢

宰職文云凡邦之小治則冢宰專平之以其冢宰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云所善釋經中好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

凡有灋者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循入出謂受之

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賞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

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

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

品今存於民間多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尺五寸廣

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

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

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

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徧古遍字下同復扶又反徐音

服數音朔奇紀宜**疏**外府至灋者○釋曰云掌邦布之入

反枝字一音奇**疏**出者邦者國也布如泉也謂國之所

有泉皆來入外府是其邦布之入也國之用泉者皆外府出

與之是邦布之出也故摠云邦布之入出此言與下爲目云

以共百物者謂共國家器物之泉也而待邦之用者謂國家

非常所用亦出泉與之也凡有灋者謂在朝官府依常法用

之者亦出泉與之○注布泉至一也○釋曰布泉也者此言

泉府不言外不言布據其所藏為名此官言外言布取名於其流行於外為稱故鄭即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即布之義也云其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者或作之謂出物使百工所營作或買之以充國用也云泉始蓋一品者即此經泉布是也云周景王已下並漢書食貨志文案彼周景王時患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聽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興為秦泉重難用更今民鑄榆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榆莢三銖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一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文造契刀形如錢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莽即真罷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其中有大有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公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泉錯刀契刀即真作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元鳳年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劉有金刀罷契刀錯刀若然鄭云後數變易不復識舊本制者據秦漢至莽已前而言也云唯有五銖久行者從漢孝文作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故云久行也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故云今存於民間也案彼文其貨布直云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圓好徑二分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支長八

分等十一字今鄭言之者此並鄭言目所觀見以義增之耳又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為正也且王莽之大泉蓋與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景王所鑄大泉亦異也

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

幣齋賜予之財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

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疏

古字亦多或。齋音咨注同一音祖係反幾徐舉豈反

共王至財用。釋曰從王至軍旅所須財用皆外府供其泉也云幣齋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

則曰幣齋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注齋行至多或。釋曰問幾月之齋者案聘禮記使者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常知多少而已是其問幾月

之資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者齋資義一何得言禮家定作資故後鄭不從齋資兩字直是齊次為聲從

貝變易耳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受

疏 凡邦至受焉。釋曰但外府所

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疏歲終至不會。釋曰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

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鉤考之。會古外疏司會反下同治直吏反注同

治。釋曰云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者案大宰云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鉤考之官還以六典

逆邦國之治入法逆官府之治入則以九貢之灋致邦

逆都鄙之治逆皆謂鉤考知得失

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

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

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

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

其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

版戶籍也圖土地百甲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疏以九至會計。釋曰言以九貢之法

形象田地廣狹致邦國之財用者九貢即是天宰九

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財用謂諸侯於其民什

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

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

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云春令入貢是謂歲之常

賦大行人因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云以九

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此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

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令田野之財用者九

賦之內惟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

縣邦都山澤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言令田野之財用云以

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即是大宰九職之功所稅

言之法者亦是稅法什一為常言令民職之財用者以其九

職任萬民使之出稅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云以九式均節邦

之財用者九式所以用九賦使均平有節故云均節邦之財

司會注疏卷六

三

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云九賦繳財賄則此百物財用一也但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此司會主鉤考故亦言之矣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者此書契版圖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鉤考故掌其副貳云以逆羣吏之治者羣吏謂朝廷官府下及郡都縣鄙羣臣之治皆逆而鉤考之云而聽其會計者謂羣吏以會計文書送於司會者司會皆聽斷之。注郊四至廣狹。釋曰此九式用九賦故以郊野已下依此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又當彼四曰家種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時以簿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故舉漢法而言也契其最凡也者此之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云版戶籍也者漢之戶籍皆以版書之故以漢法況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者下司書云土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廣狹多少皆在於圖也

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攷音考。疏以參至歲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要考月成者月計日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日會以一年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注參互至為參互。釋曰言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者案司書職云凡稅徵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案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案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鉤考明知有此三官出內事共鉤考之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以周至廢置。釋曰周徧也。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者以是鉤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有功者升進而置之有罪者黜退以廢之所詔猶至以告。釋曰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者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鉤考也故云亦鉤考以告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六

卷六 附釋音

周禮注疏卷第六 附釋音

知南島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

周禮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六

醢人

呂本麋鷄

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麋誤麋

菹菹麋鷄

嘉靖本麋誤麋

雜以梁麪及鹽

嘉靖本梁作梁此從木訛

塗置瓶中

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瓶作甄當據以訂正公食大夫禮疏引此亦作甄

麋胔醢醢

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胔誤肝疏中不誤釋文胔字有音

菁菹韭菹

賈疏本作菁菹韭菁一本菹字作菲今本作菹菹者涉上經誤也故疏云以菁為菹菁於義不

可此賈疏作菹菁之證又云若為菲字菲則蔓菁於義為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菹不作菲也此一本菹字作菲

周禮注疏卷第六校勘記

字之證。按韭菹已見上不當以韭菹釋菁菹漢讀考據說文菁韭華也云司農注作非華菹今奪華字是也又考疏云以菁為非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非菁菹也非華謂之非菁漢人語尚如此後人奪下菁字賈時不誤疏內當作又菁菹非菁菹者而轉寫亦奪菁字

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縛嘉靖本毛本同釋文膊音博下鑄同閩監本誤作縛疏中同

故云聲如豚拍浦鐘云鍛縛誤豚拍

芹菹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芹說文作逌云菜類蒿也案說文逌从艸近聲周禮有逌菹是故書當作逌今本省作芹

落菹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落爾雅作箒同釋草箒箭萌注引周禮曰箒菹鴈醢疏云彼文作落鄭注箒箭萌字雖異音義同漢讀考謂經及司農作落後鄭忽易為箒注應有落當為箒四字。按落字最譌

此落字既下為之浦鐘云既字下當脫竹字

以與稻米為饗今內則復作醢者誤也當據此注訂正彼注引周禮醢食云此醢當從饗此者此周

禮也謂周禮醢食之醢當從內則作饗也淺人未識此醢指周禮因誤改內則作醢矣詳見漢讀考

小切之與稻米監毛本與誤為

同特設之此本閩本特字牛旁剗改浦鐘云時誤特

謂饗與糝實為二豆浦鐘云食誤實

麋鹿為菹嘉靖本麋作麋誤案少儀作麋鹿

皆腠而不切浦鐘云腠記作聶注聶之言腠也

麋為辟雞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麋作麋此本疏中引注亦作麋誤也少儀作麋

從醢醢至鴈醢毛本醢誤醢

此謂報切節皆醢類浦鐘云節疑卽字誤

并醢人所共醢五十齎閩本同監毛本下醢誤醢

醯人

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浦鐘云上誤下

鹽人

對下經鬻鹽是陳治者也毛本同閩監本監誤鹽下鬻鹽同

鬻鹽以待戒令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本監本監誤鹽注中同

今陳治監以待戒令惠校本閩本同監毛本令誤命

冪人

三酒加元酒監本三誤二

邊豆俎簋之屬浦鐘云俎當簋字誤

官人

猪謂雷下之池宋本同閩監毛本猪作猪嘉靖本猪字劍改。按猪者猪之俗古書皆作猪

皆所以除其不蠲潔惠校本潔作絜

與親區猪同惠校本親作規此誤閩監毛本猪作猪。按規區猪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今左傳

作偃其義略同皆謂汗下之地鄭君實用左氏也

勞事勞褻之事余本嘉靖本褻作褻閩監毛本訛作褻疏甲同

掌舍

故書極爲柜嘉靖本柜作拒下同此本疏中亦作拒葉鈔釋文拒音矩

柜受居溜水洑橐者也嘉靖本橐作橐釋文亦作橐此上從士非

杜子春讀爲檜說文木部柜行馬也从木互聲周禮曰設檜柜再重柜下不引周禮是與杜義

同不從故書作柜也

未即有蟲可凍

此本及閩本蟲字刻改蓋本作蠹釋文本作凍藁賈疏本作凍蠹

先鄭輒依故書拒

惠校本輒作輒此誤閩監毛本拒作拒下同

宜掘地為宮

惠校本本地作塹此本地字刻改

土在坑畔而高

毛本坑誤壩

子都與鄭考叔爭車子都板棘以逐之

惠校本鄭作穎板當作拔

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

毛本同閩監本肆改肆案禮記釋文大夫與士

對本又作肆同古肆習字多作肆此與釋文又作本合按疏文之例當用肆

掌舍主當之

浦鏜云當蓋掌字誤下當取同

幕人

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主作王此本及惠校本疏

中引注亦作王當據以訂正浦鏜云王誤主從集注

在幄幕內之丞塵

閩監毛本丞作承此本下文張帟疏亦作丞塵

綃幕魯也

浦鏜云綃檀弓作繆注繆讀如綃

是王在幕設帟之事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王誤主

此增成先鄭也

浦鏜云先鄭下當脫義字非也

掌次

法大小丈尺

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法改灋疏同

則張氊案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氊作氈注及疏準此此本注中疏中皆作氈

設皇邸

唐石經諸本同邸從邑閩本作邸非釋文皇邸一本作皇羽邸案此因注云皇羽覆上經亦誤衍羽字疏

云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是賈疏本不衍羽字也

朝日記五帝

嘉靖本祀誤祝

既接祭退俟之處

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既誤謂跡中引注仍作既不誤

重帟復帟

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復作復跡中引注同

明有幄幕可知

浦鏜云帷誤幄

案外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是也

浦鏜云小誤外兆誤祀案宗伯以下此本閩本

闕今據監本毛本補下闕者準此

季夏六月

惠按本同監本夏下剡擠於字毛本排入此本及閩本缺然以字數計之不衍也

此兩次設幄者

此本缺據閩監毛本補惠按本此作必當訂正

置一小帷

此本閩本闕據監毛本補惠按本帷作幄此非

帟重帟不同

此本閩本闕今據監毛本補浦鏜云重帟不同誤帟重帟不同從儀禮通解續按

南方赤帝赤奮若

此本闕據閩監毛本補浦鏜云奮若當燦怒之誤

則幄幕者

浦鏜云張誤幄

卽司儀所云官方三百步曠土爲之是也

閩監本土誤土此本毛本

誤上今訂正浦鏜云注誤所案義疏家引經注往往不加區別

欲於幄中待事辦否及府

閩監毛本辦作辨此本作辦惠按本作辦今訂正浦鏜云

及府當衍

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或及席

此本缺據監毛本補浦鏜云上或字衍或

及席三字非記文疑有訛按上或字或及席三字閩本實闕

案尚成王周官云

閩監毛本尚下有書

鄭知帟極上承塵

惠按本下有者

升自西階 監本西誤兩

云次在洗東者大射文 此大射注

故堂西比耦也 監本比誤北

大府

口率出泉 此本毛本日誤日今據閩監本訂正

占賣國之斥幣 嘉靖本斥作斥釋文作斥

玉府

下有雙璜衡牙 岳本嘉靖本衡作衝此本疏中引注亦作衝牙釋文衝牙昌容反狀如牙

下有雙璜衝牙者 閩監毛本衝改衡非下於未著衝牙同

使前後觸璜故言衡牙 惠按本作衝牙此誤

珠足以禦火則寶之 浦鐘云國語火下有灾字按賈疏連引服氏注云珠永精足以禦火

蓋古本無灾字

角衲角匕也 宋本嘉靖本同此本及閩監毛本匕誤七今訂正

元謂復於回郊以綏 段玉裁云綏鄭當作綏

但所復衣裳 閩本同監毛本復誤服

以冕服復於大廟 毛本於誤以浦鐘云廟經作祖

凡褻器 余本同唐石經嘉靖本閩監毛本褻作襲字從執非從執也當據以訂正注及疏準此

今小卧被是也 惠按本小作之此誤

敦槃類 嘉靖本槃作盤非下仍作槃

當以槃盛血也

閩監毛本槃作盤下珠盤同

贊牛耳桃茹

監毛本贊作替

以桃茹沸之

惠按本沸作拂此誤

故哀公十七年

惠按本作十三年。按依左傳是十七年惠所據宋本注疏誤耳

名正法上於下曰饋

惠按本各作若饋作賜當訂正

臣取於君曰取

惠按本下取作假此誤

以齊大國專

惠按本國專作於魯此非

內府

朝覲之頒賜

岳本嘉靖本頒作班注皆用班字

案彼大府所云

惠按本作即是大府所云此本即是二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案彼非

即是注云

惠按本作案彼注云此本案彼二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即是與上文正互誤

只由大府而來

惠按本由下有此

諸侯朝覲所獻國珍

此本疏中釋經亦作朝覲下釋注仍作朝聘案宋本余本嘉靖本閩監毛

本皆作聘字賈疏引覲禮以釋朝聘禮以釋聘明聘字是也

覲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為三享是

也 浦鐘云經一作匹龜金以下約覲禮四享節注

謂使公卿大夫聘問諸侯

惠按本作公卿以下此本以下二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

大夫

大宰職文云

閩本同監毛本文誤云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專平之

惠按本作大事決於王小事則冢宰專平之此本脫

誤

外府

布讀為宣布之布

諸本同漢制考作讀如案疏云此讀如秋官布憲彼布是宣布之布此布亦宜布故讀從之然則賈疏本亦作讀如也漢時布帛宣布蓋兩讀此擬其音而義即隨之同一布字不必改也○按此當作讀為凡讀為下用本字者皆同字同音而義不同也

不復識本制

賈疏本作不復識舊制○按此賈改字以申其義耳

至漢惟有五銖久行

宋本嘉靖本及漢制考惟皆作唯案賈疏亦作唯

貨布長二尺五寸

岳本嘉靖本漢制考賈疏皆作二寸五分此誤當訂正

足枝長八分

此本疏中枝作支誤

右文曰貨左曰泉

宋本嘉靖本漢制考同閩監毛本左下衍文案此本右下文字剗擠蓋上云右

文曰貨左文曰布此蒙上故云右曰貨左曰泉二文字皆衍
邦者國也布如泉也 惠校本作邦國也布泉也此衍

此謂如秋官布憲

惠校本謂作讀此誤

至孝文有司言榆莢三銖輕

漢制考云武帝鑄五銖疏謂孝文作五銖誤也

形如錢

漢制考作形如刀此本刀字實闕閩監毛本改作錢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直五千

惠校本漢制考同直字不復衍閩監毛本

錯誤鏤五誤一

異作泉布

惠校本異作直當訂正漢制考亦誤

其中有大布次布

漢制考中作布

元鳳年更造貨布

惠校本漢制考元作天此誤

莽以劉有金刃

惠按本漢制考刃作刀此誤

不復識舊本制者

此本本字剗擠閩監毛本排入惠按本無舊

見行此三者

漢制考三誤二

足支長八分等十一字

漢制考同閩監毛本支改枝。按枝是

此並鄭言目所覲見以義增之耳

浦鏜云今漢志與鄭注同豈賈君所見本

異邪案唐初本漢書當如賈疏所言今本多者蓋依鄭注增加

共其財用之幣齋

閩毛本同釋文監本齋作齋唐石經作齋從齊從貝嘉靖本省作齋

從貝變易

此本及閩監本具誤具嘉靖本毛本不誤今訂正

問行用常知多少而已

浦鏜云當誤常

司會

言之財用謂諸侯於其民

閩監毛本財用改濩者非下文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承此

言之

春令入貢

惠按本作令春閩監毛本令誤合

盡是田野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田誤四

下及羣都縣鄙羣臣之治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上羣作郡

周禮注疏卷六按勘記終

周禮注疏卷六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